石堂先生遺集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二十

宋寧德　陳普　尚德

絶句七言

詠史上

有虞氏

天生瞽叟非無意帝降娥皇更有心萬點歷山煙雨淚後來化作幾曾參不瞽叟不足以致萬世父子不象不足以致萬世兄弟不羑里不棣蔡不足以致萬世處窮達不頓回不足以致万世處生死不伯夷叔齊不足以立天地之常經不伊周泰伯不足以盡古今之通義凡此數項大節目若天所爲句惟末二句即孟子瞽叟底豫天下化四句之意

夔垂

鄉雲華月麗衣裳搏拊初登下鳳凰竹矢區區天亦愛河畐相伴到成康夔垂之才如此亦謂五人者可知

洵惟書曰后夔典楽垂作共工首句楽容二句主楽声

夏后氏

執法庭堅亦太堅兩鞘鞴負總無緣何人有子如崇伯枝滌犨牛陟配天夏后郊鯀

洵惟詩云兩朋觭負豈言犇有瞽叟禹有鯀欲稱雖惡似犂牛之犇文以禹之賢致父之過技緣之以祀天故礼曰夏后氏郊鯀

伊尹

萬物權衡在有華孰稱社稷與君民君王亦有桐宮
去寄語漸巢莫怨人

泰伯

斷髮雕肌費一軀岐陽萬國布黃朱仲雍不解兄深
意季歷攜昌亦到吳叔齊之去以有仲子任焉王季不得逃以仲雍之亦去也
河惟黃朱諸侯之服

周公

仲尼齒髮正強時夜夜神交似故知話到子孫郊禘
處幾回對榻共攢眉不識聖賢心事故古今書傳所載多不識其真僞
河惟孔子盛時常夢周公欲行其道也然周公以稷五年一禘王孔也今成王特以賜魯以祀周公

非矣故春秋書鼷鼠傷牛耳譏周公
之不享魯禘則公之心事白矣

尚父伯夷

春來秋葉在枯枝底用端著更拂龜二老東來元並
轡馬前何害不相知（叩馬鷹揚道並行而不相悖）

洵雅此興体言春秋之葉落從枯枝而發著龜之
旨同一吉凶之占尚父意在救民念一時之無君
伯夷意在尊君憂萬世之無君故先
生云叩馬鷹揚道並行而不相悖

齊桓公 二首

關雎澤竭自師摯直到瓜仁盡六經戶外流亞爭[illegible]
鼻嘗年已作鮑魚腥（二霸始於桓公終於始皇二人之死皆不得棺斂）

洵雅關雎王者之風也伯圖與王澤竭自齊桓用
師于摯始然始于齊桓流于秦始皇之焚書坑儒

二人俱不得其死齊桓五子爭立尸久不殯流蟲出戶其臭先作始皇鮑魚之腥矣天道禍淫如此其酷哉

葵丘霸氣若虹霓東畧何緣邁不知宰孔晉侯相遇處齊桓已作在床尸五霸齊桓最盛而宰周公晉獻公相遇遂言其衰者內不修德而外有驕色也不修德則無本據之則易傾況又加以驕哉

老子

瓜葛非徒李世民牽藤引蔓百千身周時柱下霸眉答今作書符呪水人老子其氣之弊至於書符呪水釋氏之弊至於無父無君若孔子後世不依者其弊亦多

季札

鶯鶯無聲皇極差消磨人物百千家姑蘇無限騷人楚不罪延陵罪浣紗 吳之失亚者當足以亂天下亡國敗家

孔子

絶糧之慍鮮知德浮海之喜無取材子思孟軻緣底事列之舜禹與顏回 洵惟子路一知聖人之道子思見知孟軻聞知亦與顏子同知聖人之道猶舜禹之真知堯舜也

宋共姬齊孝公夫人

火來東節正如山鵜喪何心在世間身似泥沙心似王水中火裏即渾閑 宋共姬魯女宋災火及姬宮姬曰婦人無傅姆不下堂遂死 齊孝公夫人車敗暴露欲自殺從者持之得免

淘惟身似泥沙心似玉以心重于身也蓋百年有朽之身萬世不朽之心心喪身特血肉之軀矣其輕耶夫人其真知所重哉

荀息

三惡盈朝積不舒奚齊卓子釜中魚區區荀叔若乳嫗智畧無稱信有餘

全德全材古人難得但一節足爲世教聖人皆許之此荀息之死所以得書於春秋也獻公未死一國之中皆二子之黨也其畜有年矣奚齊卓子之危荀息皆肯爲之傳受獻公臨終之命爲之盡力荀息之智其不足稱者矣及里克殺二子荀息必踐其言不負獻公之托斯財君子有守無貳忠信不渝之道此夫子所以取之也正如子路仕衛其所而結纓一般之輩未可稱至怨古今之所難忘而仁義之心當不廢亦足爲三綱五常之勵矣

屈原

仲尼死後百年期定把離騷繼四詩占斷江南烟雨
綠歷山窮子與湘纍

湘纍先生惜屈子生在仲尼之后使其在仲尼之
先攷屈原離騷蓋舜之孝孟子之忠識占烟雨之綠

豫讓三首

義士忠臣不二君漆身吞炭欲成仁若謀委質求親
幸又抱奸心賊大倫
幾多磔辱與輕生猶有絲毫在利名青史千年惟豫
子識心大義最分明
荀息無稱晉獻公豫生如許智宗空古人才德難求
備大節初心要始終

石奮

三晉崢嶸虎戰墟中消學語正抗儒石家禮法從何

出甲乙諸郎盡鯉趨萬石禮法謹篤漢出第一行其[illegible]先趨人從[illegible][illegible]之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時石奮為河內小吏年十五漢[illegible]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為中涓召其婦為美人後遂居長安[illegible]甲然則石奮之生正當坑焚之日其長也在劉項之間當是時也齊魯之郊固為秦矣況三晉之人乎然則石氏禮法豈非所謂不憲而知不孝而能哉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

廉頗藺相如

長平霜骨白皚皚廉藺羞顔似濕灰白起殺心如未

謝二家隨壁獻章臺長平喪師時廉藺皆在

子思

俎豆迂陳仁義遅上傳下授統如絲薦才莫評非家法救世寧無爛額時

即墨大夫

清淺蓬萊幾度桑紛紛斫石底心腸項梁劉季相逢日即墨大夫頭未霜秦滅燕伐齊即墨大夫之言即陳勝起蘄以後天下之勢也當時不用十年之後一如其言者秦之惡未熟天之曆數有所歸也

戰國

千秋萬古定于一豈有乾坤屬虎狼六印蘇秦壽如石山東終作一阿房孟嘗平原信陵皆欲破秦古今惜其不勝然以孟子之論觀之終亦必亡而已矣

太史敫

戰國紛紛似亂麻　釣絲誰記舊穠華　召南禮樂根何許　故莒城中太史家戰國之末而有太史敫之執礼法孰謂孟子迂闊哉淖齒之亂滑王子法章變姓名爲太史敫家庸敫女與私通法章立以女為后敫曰女自嫁污吾家終身不見洵湣太史敫女與滑王子法章私通後繼立以為后敫以汙吾家法終身不見真有契於召南穠華鈞絲之義矣戰國有是人性善可徵也哉

赧王

世歷綿延四百秋　死蛇枯竹附諸侯　末年隆準生豐沛　誰道嬴秦是繼周漢高祖年六十三追數其生年當赧王八秦獻邑年也竹死不

枝蛇死不厭
出潜歷文

河椎當祿王入秦獻邑特高帝年六十三以漢繼周不以秦也考之歷代帝王圖漢宜置秦於閏位宋宜越五季以繼唐而勝國又為我明之閏天地大分豈若此哉

商鞅

此天此地此經文學者何嘗溺所聞盡道李斯焚典籍不知吹火是商君商君說孝公變法首云常人安於故俗李者溺於所聞抗焚之禍已兆於此

秦皇二首

閶道飛翬拂若枝東門看日浴咸池生前有力移天地死後無人守扉帷若木日落處也○始皇立石東海朐界中以為秦東關

河椎始皇不道與木工於陘西動石工於揭東逝天地之財勞萬姓之力故死于沙丘天不為赦也

沉沙返壁事何新海若湘君亦伐秦一炬東來燒不了更勞墓上牧羊人 牧羊郎宮殿燼○而沈溺而沉神不受變與海神○而遇風是以見鬼神之怨矣也上宮室焚於項[illegible]地下而司宮[illegible]觀盡於牧羊者是造物欲滅其跡不使留於天[illegible]間

李斯 三首

大華終南只麼青渭流一日肯爲涇豺狼不食芊焦肉水火安能熄六經 六經者人心也天理也始皇不殺[illegible]儒而李斯欲滅六經得乎

抛却韓盧把虎騎諸生莫訐止杜特魚龍不隔蓬萊路方有東門逐兔期 坑焚之禍患失之心也神仙蓬萊斯亦有志焉蓋其爲古今未嘗有之事故亦欲爲古今未嘗有之人幸其萬一得見於翻爾

李斯何敢妄坑儒但作逢君固位圖造物欲爲儒報德故教草草殺胡蘇坑焚之事李斯本求以免罪而謂不可免也扶蘇得位必斯當不死李斯亦豈有殺扶蘇之心大以感之故使之殺胡蘇於迷茫倉卒之中蓋惡不可爲而畀不可逃必殺扶蘇而始皇李斯得扶蘇死矣洵推蘇死則斯死而秦祚覆矣要之皆天也

蒙恬

劈碎崤潼圻大行才通脛鮑到咸陽地啓山靈恩報德故教蒙毅去轀輬始皇李斯蒙恬之死秦之死皆天地鬼神所爲人事假手耶

鄒衍

六月咸陽霜亦飛五行正是水昌時挾秦自有談天衍不用陶朱與仲尼（鄒衍始爲五運之說秦乘之爲水德色尚黑用法刻急）

漢高帝八首

氣力才勝野外儀情懷頗樂沛中兒兩生禮樂留侯著此事而翁却自知（御雅綿蕞野外持以止其繫往之習酣歌沛邑不過恩其猛士之才要之帝王經世之謨皆不在是也故兩生之禮樂子房之八難委之末由也已）

詩書禮樂敢忘欽自是而翁力不任莫把溺冠輕議論要觀過魯太牢心（高帝所溺冠皆腐儒也所慢罵皆不才也洛陽陸賈酈生趣一時之利皆腐儒耳張良則不慢矣其取用糾合不過以就一時之功不謂人才止於是也張良畫八

籍皆武王之事則自謂不能叔孫制礼使度已所誅行為之此皆知有向上會之事但自以平生故蕩氣習已成不可轍策帝王之得天下已非所欲比擬帝王之礼樂亦非已之所能故就其下以悉命比高帝之責心不以告人進張良默會之丹洵淮高帝不肯請書溺冠慢罵氣習之深也太半祀孔子天性之良也有此天性是有王者之資世加以武王者之齊輔以王者之佐則漢其純王之治而湯武可幾矣夫何以不事詩書無王者之孝張良激慢罵之風不久漢定失七者之佐幾有王者之資特天理之暫萌矣習狎既久故態悉見漢終于雜伯而不能窺王者之治可概也夫

煨燼三王不復收子孫大辱辟陽侯無邊智力皆騎虎高絕還能四百秋

豈劑可愈不容醫應念丁公相危時不賴西風吹楚

卒千龍萬虎亦何爲高歡不得段韶則死於賀拔岳孫權不得谷利則僕於張遼[illegible]公盡力於項氏則高亦必死彭[illegible]於[illegible]氏則宇文泰必禽此鈕消天命而已危矣智力把持高帝家法也然致之苦是死中得生漢以求矣[illegible]一一皆無有以垂拱而得之也二帝三王安得有許事不由易簡之理所以天下常不如古瀨麟不來鳳凰不至皆為此也

扶創渠血過家鄉四顧何人守四方梁楚淮南殘一

圖山河爭屬將狼羊韓信彭越黥布三人[illegible]前不盡禽則死不得瞑目而[illegible]家之[illegible]方大矣盡禽而後死是亦天命在[illegible]於此故身與國皆付之天却醫不使瞑目無言及呂后問始薄言數人亦聊為區處耳存亡成敗固不敢自知也黥布反欲使太子將兵四皓為呂后釋曰此無異於使羊將狼也

羽未禽時膽屢寒羽禽不得一朝閑卯金四百年天

下却在雙蛾一笑間馮門都撫棠鳴幾死於羽者數矣戚羽之後六七年中反者九建自將者七殆死者二熱布會而崩未嘗一日暇也身後之事不立代王則漢亡矣要之皆天非人力也文帝生於魏王豹宮二夫人一笑一觀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富貴毋相忘及二大人也幸薄姬裁餘不得見帝二夫人失約帝問知之遂召幸生文帝

一帶陰山浪引弓運移婚媾一朝通英雄白首消磨

盡并與梟雛作婦翁古者華夷阡陌未絕漢以求參如衛不實起於漢高帝困白登歸遂與匈奴和親故熟布謂不能來薪西之戰亦似強弩之末矣故過沛有安得猛士之思志氣自氣於此可見矣和親在高帝七年

欲來不解自操持白日明庭抱愛姬世降的從何處

起醉眠王母二家時世變人心君德治道所以遂降而未能起者成於漢高帝也自

春秋戰國至秦衰弊極矣然去古猶未遠使高帝
知古帝王之學亦可以漸變而復升不[illegible]高帝但
特智力豪武足以持世不知修身[illegible]極之道外雖
稍有[illegible]餘內惟欲之從後世承之遂以成治[illegible]生民
曰至今不見二帝三王之治皆高帝之教[illegible]貫成
之此事蕭曹不能知惟張良識之而不言亦以其
學[illegible]然不可與言故
且說前著之籌可見
以治[illegible]建極之君於白日明庭而執佚豹如是果何
以許[illegible]方之則而會萬民于極哉此世變之所
日濟而終不能望二帝
三王之治者有以夫

呂后

酌酖樽前氣似虹朱虛酒令卻相容王陵平勃渾無
策安漢當年一綱龍 子房周昌皆以護太子有德于呂氏當呂氏殺戚姬如意二人
皆可容力能知左師觸龍之於趙太后從容開譬
殺其怒心迎其善意呂氏當少平和其毒應不甚

烈觀其不罪劉章不信呂須之搆陳平惠帝時不
能王諸呂及自臨朝非餉顧慮而后行則亦未為
不可聽讒譖者周昌讓陳平無李子房亦聽之何也王
諸呂特平勃能繼王陵其事必何止兇左御獨叢
之一死委乎高帝特子房遂棄人間事呂后齊王
獨一王陵豈天欲捨呂氏之惡以待代王之立

項羽 五首

齊王元在籍軍中萬馬朱憤照海紅垓下相逢皆[illegible]
訣更何面目見江東

齊王謂寫信○垓下之[illegible]
將三十萬與羽對斬首八[illegible]
項使武涉往說復不見從盜可羌矣○羽家下[illegible]
對極力一戰猶能却信兵及信再進遂不可支[illegible]
而大敗平生未嘗有此恥也其
交悲歌曲調氣聲而明口死

試手裴城意未怡赤城稍覺味如飴必亡定死終焉

文斬自朱殷海岱
時高洋不殺人則無以為樂[illegible]
川資性殆似之真城無遺[illegible]

之一快也方成陽得志之日已自為一……
矣區區婦人之仁稍出以晉天下心可……
青齊向哉其人為之天下皆禁不言蓋以決於此科……
以獄義帝也沐猴而冠可謂一言以蔽之矣

牧羊義帝實妨賢猶有三綱共畏天樹楚擘係宜倍

殺殿召何事苦爭先羽不知頓忌於懷視不救下之中而勇猛為之故不義雖頃

氏為最東萊呂氏曰負羽弒義帝是為高帝做了不好事

符殺恃力却誣天一樣人心萬萬年廣武十條逃得

過烏江政自不須船漢楚劉項之際所謂君臣吉一時凡合非有根株磐石之固者力相乘惟利是務視信義蔑復有也然一朝推戴之則為君猶殺之即為讎一言為約守之則為義背之則為不義至其末也存亡起滅亦往往而出之可見禮義之心極亂不能忘而天地鬼神之照臨無時不在也

梟性狼心亦有嘗青齊仍復似咸陽遺黎到處無餘
類欲為何人作霸王

太公

山河如許但淒涼恰似新豐太上皇千古漢高真豁
落片言脫口幸咸陽

田横

宗族幾為孔子楚為秦末幾又為齊田横更欲横河
岳不把英雄讓與人

蕭張 二首

漢高禮義大陵吏械到蕭何更有誰惟有子房雲外

終不稱名字冠當時蕭何為漢功臣第一信下帝之智固不足以問計給而已帝往往疑之皆見其用雖忠其有異心也特以無高風爽氣無深淵帝之猜

稱迹功曹不受徵興亡事已若州青史間儘有文章容誰信龍蛇尺蠖形蕭何斷高帝入漢中紙是尺蠖之勢其為功曹吏卒時因辭御史之薦淮北意蓋豫見秦必亡不可仕當別圖風雲之會也

張良四首

乳口搓牙向白蛇一朝雷拂博浪沙下邳不得編書讀帷幄何妨佐漢家

撩亂龍蛇掌上爭罷來閒掉四先生一棚兒女皆歷散留得松風萬古清

本是山東忠孝門郊金社稷暫相煩君王良會青雲
意長樂鍾中無一言
大公行輩赤松流伍收孫通了不羞好謝君王深體
識下將身後累留侯

子房素志已畢而不去者遇合之情有不忍也漢廷群臣本非其流而子房無所不可故尚帝擊黥布時與叔孫溷其淳太行且遠其不然則辭言蓋與會伍小人之量也子房於惠帝六年矣事尚堪付託呂后萬歲之問高帝歷舉數人而不及子房蓋知子房素志長生前遇合仰可相從身後之事不足以辱之矣

蕭何

三人斷盡楚關羣一詘雄吞十七王高帝功臣總功
狗漢家無爵賞蕭張

淮陰北豈是定元功十八侯比次二人俱惟樊之臣故不及

韓信 三首

良日登壇計策行酸鹹甘苦共盃羹不須握手私[illegible][illegible]將武高眠已合烹登壇之日君臣之位已定漢時禮義未明然項羽以鐵道[illegible]高帝以縞素興韓信目之則三綱不明死有餘罪尚何言哉

[illegible]龍共帝牧羊兒縞素能開四百基蒯徹亦生天地裏欲將口舌奪民桑高帝韓信之君臣與義帝沛公項羽之君臣其輕重厚薄為何如信與高帝若子之於父手足之捍頭目也高帝知人見事無所失信能以臣道事之則金匱王室與漢終始矣蒯徹反覆深切而終不行則天命人心已可見惜乎其不能深思而疾敗也

蹀血中原不用驕論功何似禹乘橇始終兩漢無留

葛誰與塵編慰寂寥高明深厚則為禹之不矜伐淺薄無學則為信之矜功負德古今人品度量之相絶如此盡亦不思不學而已

曹參

人覺風腥起兩宮丈猳歌唱滿秦中酒壺不但容聲

徹時事方宜用蓋公曹參學蓋公得老子和光同塵之道施之當時適為宜爾

四皓

長樂宮前露雪眉岩花亂笑出山時有人拍手公田

裏來往青門總不知邵平高於四皓

洵雅先生曰邵平高於四皓以其不當出也考亭病其得納約自牖之義為其扶翊常正人紀大有關於此行也豈先生意終乎隱而下此不屑邪

兩生

少年賈誼空多口老大申公繆一行曾識當年二君子閉門不受叔孫生高帝以倨肆無禮取天下風氣以成子孫不能易故高帝曰度吾所能行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皆不害所謂自知者也賈生申公誠不知時務矣賈生為人大抵躁率數怨不知樂天知命操心養氣之學故一不得志則悲愁怨嘆發於言詞或致異潮梁王墜馬死誼至悵恨哭泣而死是於聖賢君子之學悉未嘗有聞也

叔孫通

劉項權將作狗偷誰能撩虎又摩頭漢王不是坑儒主頸血依依是可羞

楚元王交

荒蕪新語不堪聽猛士淒淒比鄙聲楚醴不延風雅

客詩書猶未脫秦坑元王高帝毋弟受書好儒不類其兄漢家詩書氣習自元王始

伏生二首

撐腸拄肚總聱牙漢室龍興發作芽掌故不來光未暮尚書再火伏生家秦亡漢興詩書之禁已弛惠猶挾諸律元王交不釋卷伏上特方七十餘聰明未衰史又稱其教於齊魯之間乃無一本在人間何也至文帝時遣晁錯求之以口授又止二十九篇然則伏生之於書也淺矣

竄頭劉與齒舌存百篇大義儘堪聞孝文無意脩王

制古典重遭伏勝焚漢以來儒者不知道只伏生便可見漢興苛禁已除元王好詩書袠圖生談國猶皆賈誼新語先生在未七十生傳上猶有存者使伏生知尚書為載道之譜

不書記預藏必能旁搜博訪復其舊以惠我者尚
惠兩帝十四年呂后八年至文帝遣晁錯時漢凡
三十年矣挾書律除已久而尚書方註一求於齊
魯間及晁錯來才使女子口授又只二十八篇然
則伏生知尚
書為何物哉

文帝 五首

二兒並轡入公門傳局紛紛啓禍原不及賈生何處
是邦將禮法教兒孫 太子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王犯賈生所謂過闕則下者景帝在東宮以博局殺吳王太子使武王為天子周公為冢宰成王為世子而東宮有欲博殺人之事則武王周公當何以處之古人以為變漢人以為常古今王伯之分此類是也

性習由來係正邪古今誰不道蓬麻無人說與吹簫
相賓蕭淮劉本一家 淮南厲王之死薄昭之誅吳太子之死吳楚之亂梁孝王之驕

恣淮南王衡山王之叛天太子之稱兵皆以無良
師傅與任使姦人同國而然周勃灌嬰懲呂氏選
有節行者傳之賈誼因弟兄遂為賢哀燕王旦末
入宿衞武帝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
燕果有爭心然則誼之習邪王之說漢之君臣非獨
賈生知之也使當時能行其說於文天子於子而
梁之貴戚諸侯王漢其三代矣明於北面指於
彼得之一家而失之天下可謂斷之不遠矣

鄧氏銅錢張武金至公慾淺愛終深東西兩子皆稱
蹕未覺憐兒老遲心漢家無制度放於文帝諸呂氣誅賢君初立天下無事漢業已安此特而不定經制則已矣其政固以法此孝文所力行者愛一幸臣至於賜錢錢滿天下則竇太后之愛梁孝王之驕淵足非故張武賜金雖曰倫過亦代來人故爾
睢陽東苑三百里中山後宮三百人漢家制度無窮
極僅有寬仁不是秦梁孝王竇太后少子有寵出入相警蹕築東苑三百餘里廣睢

陽城七十里治宮室為復道三十里離宮館衣
以朝太后中山王勝景帝子後宮三百八子百二
十人
洵惟文帝雖躬行節儉而不能禁之子孫 一

文杏沙棠代代殊露臺不作作阿房古來堯禹卑宮
室不為刑朱與太康儉而無制度則損財不用然為子孫泥沙之資矣有仁心仁聞
而不行先王之政善惡相去幾何文帝衆之於無
用武帝散之於無道豈所謂輔天地之宜者乎

周亞夫

西來三十六將軍業業孤城勢欲焚細柳不逢豪傑
主當時已發口從文細柳天子不得入將軍不拜謁高文二帝皆賞之遇景當得罪
吳楚反時壁昌邑不戰是也然梁圍甚急竇太后
甚憂梁求救甚哀以一偏軍救梁近郊分吳楚之
勢絕梁之力何為不可乃一切不救使梁無韓安
國張禹孝王死於吳楚竇太后不卒著亞夫措身

何也終於微瑕致禍
其祖於細鄉之從乎
洵惟當時或問之曰何年當封侯何年必
致死以口傍兩邊有文故也故曰口從文

李廣李陵 二首

茂陵無奈太倉陳槐里家傳本助秦萬落千村荊杞
渊隴西桃李亦成新漢武疲四夷凡為之鬻號皆、助桀也廣陵衛霍所忌而必欲求用殺身亡家則閒其所小西氣習君子不道太史公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贊之亦非君子之言廣秦將李信之後陵廣子當户遺腹子也
祈連天幸時難再槐里侯封命已奇文景餘波消滴
盡延居數出欲何資

景帝二首

宗廟誰開内史門臨江依樣又穿垣愛其嬌子如泥上晁錯何知猶恃恩

晁錯穿太上廟垣而無罪臨江王榮穿太宗廟垣而下獄發則小臣改其生惡之則愛子必其死漢書以成康刑之過也

賜帛寬租澤未休四方綏急有條侯餘威不賴劍鉈飢餐卒誰梟老濞頭

洵惟此為殺周亞夫詠

賈生二首

衣綈英主首祠汾祀日燕齊盡羨門玉漏聲中聞底事又將前席待新垣

文帝猶有鬼神封禪之累況武帝乎宣室之問賈生具道所以然帝夜半前席有不及之嘆然不數年而渭陽汾陰之事起貴新垣平至上大夫苟非帝之得於生

者茂別生之言於帝者有不盡耳

落日長沙被鵩鷲愁來强把死生輕洛陽才子何多涕太息沾襟過一生

賈董

賈董聲名甲漢儒到頭覃兼有差殊五年大傅何識忽不告梁王肆夏趍此言而不能行盖常視忽而無設至謹許之素故也董子所相

諸侯皆有狀賈生爲傳獨無狀不知正身以格物也

晁錯

誰人能奪仍氏邑何德敢叅三子都内史自侵漢家猶未須削楚更哀吳

張釋之 三首

瓦器山陵刑措時釋之而後國無之公車不作他年

計刖使君王識漱兒

帝舜登天四海臣可憐生殺不由身持平第一張廷

尉要聽君王誤殺人

法網今古幾咿嚘多少君王共御囚自古君難臣不

易釋之片語誤千秋 事見魏明帝青龍三年

武帝 十首

二十嫖姚風火飛鑾輿夜夜過焉支茂陵不費凌雲

氣解見蟠桃着子時 去病封侯時元朔六年年十八元狩六年秋卒年二十四

洵桃此言殺人多故不壽也昔韓信臨刑罵天弘
人云語曰九里山前排一陣藏下青春四十年俱
是韓見番
非昔子
與食諸公盡與烹閭閻豪傑斂縱橫帝王自擊南山
豕斷愧端非聽董生
洵桃董子天人王
心以正朝廷數語
生子曾知置齊魯自身却愛近何羅六熬不戴林光
琵覆轍相尋似犬蛾
江充族成馬何羅棋反謀為逆
久不得發上幸林光宮何羅亡
日磾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内觸寶瑟僵
日磾得抱何羅禽縛之帝或不葬茂陵不敢立霍
光不服托身失令名
而漢之社稷危矣
兩革不足筭繼來桑孔咸陽粟茂材一撮茂陵無兒

處處建章門戶至今開 元光六年初算商車元狩六年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元狩四年造皮幣白金置鹽鐵官筭緡錢舟車六年楊可告緡錢編天下分遣廷尉正監治之元鼎元年置均輸三年令抹送徙入財補郎五年列侯酎金輕奪爵一百六人天漢三年榷酒酤四年令死贖金

武帝齋宮內弄兒阿嬌金屋暮歌姬披香博士真才子劉氏家傳都未知 平陽公主謳者衛子夫淖方成帝時鑒歌者趙飛燕女娣

義多愛子出蕭關山積胡沙骨未還好把望思臺上淚隨風共去酒陰山

詞雅首二句諷其留意武故習末二句闕其懷思良心

文帝端能教少翁景皇不辭軫常啟正心數語深加

意位在三皇五帝中

起上林苑賞方朔參會稽兵借虎符君側此時三四

輩盡移東海換江都

秋山不能居一障公孫請專事朔方尊榮斷罹家山

岳冷淡中轅頭霓霧

五十餘年四海波建元三載盡征和中央寸土幾無

血沃日澆天瓠子河武帝紀建元三年發兵救東甌起上林苑盡征和四年罷方士

罷審輪臺壽天

下九五十年

洵惟末二句豈是昆明池習水戰處杜云昆明池

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此勞卒多少人力其

壽天下更

何如也

汲黯

東北民思鼇主父西南人欲粉唐蒙漢家社稷何依倚黯直龍驪一病翁

夏侯勝

忍看冬衰事已殊茂陵禮樂議何迂去周未遠直淳在莫把公孫例漢儒

董仲舒 二首

好古劉安豈逆儔左吳枚赫蒲諸侯仲舒到處皆很虎父帖馴良獨到頭

江都王非武帝兄素驕膠西王端亦帝兄尤縱恣仲舒相之皆王身率下所居而治淮南王安以好書傳雅為武帝所重至謀逆與反國同敗習與不正人居故也

孟軻死後惟董子道義兩言擴古今性善七篇何落
落千秋不遇一知音繁露內篇專非孟子性善

申公二首

鶴髮東宮體孝文明堂服色謾云云力行到底終何
似不逮躬行萬石君竇大后之言如此

片言不合去何遲又似當年在楚時束帛蒲輪無報
効至今天子不迎師

霍光二首

井田學校竟終天盐鐵舟車訖萬年隔絕古今蕭與
霍[illegible][illegible]勞孔壁出塵緗

幾度咸陽累積尸盡緣丘冢似焉支孰知惡殺張軍駒印綬臨身必十辭

張湯公孫弘 四首

張湯絶似公孫子一樣奴顏褁禍心不賴汲生如日月漢廷誰與破幽陰張湯奸似公孫弘汲黯皆破折之故惟正人能格物

漢武秦皇代有儔姦人常緩釣魚鈎公孫不但能牽緻巧計猶工毒上流

茂材異等竟無聞教耨明耕却有人能早能風須記取漢家元氣太宗仁

漢朝獨有舒與黯何物梟心欲食之六經千載無生

氣斷自齊人作相時秦漢以來儒至不為世重自叔孫通公孫弘始

主父偃

當年齊趙倚黃昏曾歎蒙恬戚子孫一日上天沾五門依然蜚粟度龍門

倪寬

親媚張湯似諂居阿諛天子過相如漢儒箇箇公孫子不墜遺經一仲舒張湯深文而為之請以古義武帝封禪而諛之使制儀

張騫

風沙霜雪十三年城郭山川萬二千漢馬死亡究馬到萬人怨怒一人憐

張敞二首

西漢長安周鎬京終南天秀八流清趙張無異曾參
辟憋不能平二國爭

章臺陌上試金鞍文君鏡中描遠山黃霸功應王吉
老五日京兆得偷閑

衛青

丞相含沙作短狐直言長揖黠何孤相容幸有兩人
在帝與侯家老騎奴

金日磾二首

騂皇千萬去無歸博得麒麟作廐廝一片赤心猶自

在建章殿下食其兒 子與宮人戲遽之 兒尺矣殺之過也

牽馬胡兒共擁昭同功同德不同驕麒麟閣上塵埃

面羞見芬芳七葉貂 金日磾優於霍光日磾子與宮人戲而殺之光妻弒后而不誅 武帝欲納日磾女於後宮日磾不肯光以嬀女爲昭帝后已女為宣帝后日磾以禽馬何羅功遺封侯不受光則不惟已之封爵一無所辭子弟咸布滿朝廷漢家章綬半在其家使日磾非胡人 武帝任之不在光下

東方朔

宣室不令容董偃郤客皐朔與相如當時有意清君側雜嘲詼諧總合林 朔皐詼謔相如詞賦與董偃之蹴鞠狗馬皆不可使在人主左

右

湘惟大人格君心之非董子正心以正朝廷數語儘有正君意思在却又不可以苛責也

申屠嘉

漢四十年幾丞相蹶張丞相冷如冰兩京禮樂何堪付獨有申屠與宋弘嘉非相才然以蹶張之夫公廉正直出於天性自蕭曹平勃灌嬰張蒼以至於嘉才各不同以德論則嘉可尚矣其折鄧通與東都宋弘責桓譚事相類

蘇武

伏匿穹廬幾意回子卿一夜夢陽臺歸來不與曾孫議未必麒麟生面開湘惟此詠多少涵畜先生清心寡欲人也死變陽臺語似有不滿胡婦底意

黃霸

鳳凰不一到尼山獨爲宣皇不少慳圖畫紛紛上麟閣五年宰相獨何顏

宣帝以潁川鳳凰屢集用霸爲宰相五年又見在位而不得[illegible]盡股肱之列宣帝用而不責輔弼而[illegible]皆失其道者也蓋宣帝以鳳凰[illegible]者始以霸爲相之故其終不之[illegible]有私恩霸當時具位宰相耳[illegible]帝使尚書以起職責之蓋自[illegible]錯以私怨殺[illegible]夫然以武帝[illegible]已[illegible]臣買丞相於散地丞相以位輕權職久矣權[illegible]之位專宰相之權獨以大將軍決事自後世相繼王鳳董賢王莽實爲梁冀皆以大司馬大將軍攬權柄朝廷有大誅賞宰相莫能爭時入青瑣如莊宮猶有風節非死則竄矣漢家弊政莫大於此

王褒

彭祖呼遲不可爲碧雞使節豈堪持區區逈合糗蒸

厚聊似相如衣錦時

趙充國

五萬消磨作四千羌人殺盡漢人全並生餓愧征苗

猿比似嫖姚却大賢

河間獻王

榮將興漢德宗活麟天把付鉏商周官千載埋黃

西漢如今幾獻王 魯哀公十四年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鉏商獲麟

中山靖王勝

樛木蕃斯耳未聞中山無屋貯兒孫臨分自洒黃泉

淚不在區區骨肉恩 建元三年中山王勝來朝歸國而死然則聞樂而泣者好造長

生將死而神

兩奪之鬼耳

宣帝 五首

不將法律作春秋安得河南數國囚莫道漢家雜王

覇十分商數半分周

闘雞走狗登皇極覺德毛從何許來漢室欲開新室

業王陽分合守蒿萊

渭橋夾道上踁邑甲館畫堂開楄基甘露三年造新

室不閑飛燕入宮時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來朝御正殿受之足矣必無作泉上渭橋使者引單于前行群臣及蠻夷君長夾道稱万歲所以誇天下也以客禮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不至用謁得之者驚不敢甲亡之以見來朝之為雜也

羣宣不召山陽守痛在糟糠不下堂案霍光皆已

子漢人空識抱成王成王有道周公輔治之[illegible]以輔導成王成王[illegible]則[illegible]使[illegible]

河[illegible]霍光擁立之外一邑無有而以[illegible]公[illegible]召不已過乎山陽守張敞之策雖善而帝不召以許后之死故也

[illegible]頊頊哭韓楊郡國紛紛上鳳凰太子好儒幾些

濟王陽何用苦談王

丙吉

汗茵馭吏習邊方阿保宮人畏霍光丞相馬前人蹀

血病牛何足累陰陽漢初徙天下豪傑於關中後京師之俗世世為豪俠惡少年所苦白日殺人攝冤滿道爭相不以無數化白熱[illegible]問牛喘以為已職此豈所以調和陰陽者耶徒知

燮理陰陽而不知論道經邦尚思勢而不以
椎解牛而不以刃也漢家宰相豈况以知此

魏相 三首

賈生鼂錯總佻輕博陸營平亦好兵地節三年誰作
相胡天漢地各春生

人倫大變歲二百蕭曹以來誰在心相業渺茫空上古
號文學春秋猶未深

禰禹張湯網未收外人董偃化方流丞相但希漢故
事何但宣皇不用周

元帝

事在兩臨一帳裏身居石顯掌握中師傅不能為將

老更生空自抱孤忠

蕭望之

石顯深持兩世樞尚書何苦戀中書九原若遇儒延

壽褀共咨嗟嘆兩號望之以伎殺延壽負此一數而終反諸其身不學之過也

匡衡

鑿陳治道本群經無愧更生與董生不賴王尊作鳴鳳欺天一點未分明匡衡在石顯時無所爭死作得失之心也元帝崩始與張譚奏石顯之惡而以群下畏顯過於人主為言皆求以自免也王尊一奏始慚懼黑不自安猶賢於遂非濟惡是亦讀書之力不能自止也

貢禹

殺傳因師不敢言姦人致意遂昏昏明經潔行人如
夢莫把優游議孝元

當蕭望之周堪劉更生下獄及望之自殺時貢禹不敢有一言者異石顯也及顯使致意深自結納薦禹超位九卿以掩殺望之之罪禹此時荒急無據視石顯之非君若無有豈其明經之心本在富貴其未流至此殆不期昏而自昏耳

王昭君　五首

昭陽栢館貯歌兒恨殺陳湯斬郅支胡草似人空好
色春光不到二閼氏

元帝建昭三年陳湯斬郅支單于首呼韓邪聞之懼竟寧元年入朝願婿漢以自親於是昭君嫁匈奴五月而元帝崩成帝自為太子以好色聞即位采良家女備後宮然許后班婕尊趙飛燕姊妹以成王氏之亂使昭君幾數月不嫁則為成帝有矣然觀呼韓邪二閼氏為子謀立之爭則昭君色而朋婦德也

單于名號正當時且有安樓得胡兒胡語閼人安好

色青青合為故閼氏呼韓邪死平衍王二〔?〕長顓渠閼氏生二子曰且莫車

知車斯次曰大閼氏生二子曰雕陶莫皋且麋胥皆長於顓渠所生者單于欲立太子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年國不絕長安須立長君我子少不可立也大閼氏曰舍嫡立庶然後世必亂相讓人之單于卒用顓渠言立雕陶莫皋為〔?〕遂安然則昭君色而二閼氏婚也昭君嫁單于號曰寧胡閼氏

漏從齊桓五子爭立晉文諸子照說袁紹譚而立尚劉表出琦而立琮總紀不明人倫乖亂致亡之道也義謂單于外夷也二明門代外夷之婦也而能讓立若此哉嗚呼人倫不明于中國而乃明于外夷之婦人信孔子所謂不如諸夏之亡也豈直勝于昭君之色已哉

出嫁氈裘得幾時昭陽析館貯歌兒蛾眉莫怨毛延

壽好怨陳湯斬郅支元帝以不用心女色故昭君隱較庭不得見成帝自為太子

以好色聞即位采良家女以備後宮卒廢許后班姬寵趙飛燕姊妹以從絕繼嗣成王氏之篡燕本

公主家歌者帝見而悅之昭君之嫁單于以哉湯并延壽斬郅支單于呼韓邪心俱來朝願婿漢

自親而以昭君予之正月朔二月則明庭五月而元帝崩其薄命蓋在於此亂閑樞翻之新斧以

陳湯斬延壽之故也○接以上詩三首多有重句然意各有寓故不被芟除

呼韓骨冷復離陶夜夜穹廬朔月高為問琵琶絃底

話得無一語訴腥臊昭君嫁單于呼韓邪巳甚三年而死生一男曰伊屠知牙斯嗣

閼氏子雕陶莫皋立為後株累若鞮單于復納昭君生二女曰須卜居次當于居次

甫出車延玉座傾黃金無復贖娉婷騷人更望胡人

返不識松楸拱渭陵述○玉昭君詩人模寫多矣大率其綠胡之悲哀而未及評論

侍之哥也假口看史見其本末循有可言安術數首句法不然又前半聯備其本係云耳

成帝

元帝齋宮納弁兒阿嬌金屋㦯㦯歌姬披香傳士多才學劉氏家傳有未知平陽公主謳者衛平子夫沖方成帝時歌者趙飛燕女娣曰禍水滅火

右詩已見武帝下

劉向

白虎明光奏五侯帝鄉寒門在溫泉甘泉太乙重招起聊答青藜照白頭

辛慶忌

虎豹深宮風自寒未央前殿拜呼韓二邊無事將軍老猶得餘閒救比干朱雲劉輔得免死者慶忌倡義救之也武臣如此讀書士大夫

可憫死矣

彭宣

法度名儒奉朿脩帝師禮數亦宜優公卿股慄朱雲劒白首門生忍不羞彭宣風儀似仲舒禮師張禹威帝能之乎朱雲借劒之日為誠弟子者亦何顏哉

劉歆

秀國師公雄大夫梓枝何用歎扶疎劉歆父子無成篤何惟昌言毀仲舒刘向竊切王氏而歆秀身事之楊雄止於失身刘歆重以無父向比仲舒於伊呂歆又非父盛毀之

楊雄 二首

展禽未必非龔勝孤竹猶將笑薛方可惟楊雄非煞大一生終何杀門墻谷永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於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此希闕之言

德宅神庭孰與遊董賢舜禹犇伊周餘腥用盡桐江水重費寒潭九曲流楊雄是非至晦翁而後定

光武五首

腹上能容嚴子陵面前何不着韓歆迭興知與人何事隴蜀幾平便易心

赤符交錫帝心移不似初來岸幘時浪泊壺頭終落落羊裘男子殆先知隴蜀未平之前十餘年間不聞有过十三年平隴蜀十五年殺

歐陽歙十六年殺郡國守相十餘人十七年辭
后十九年廢太子彊二十年以司徒戴涉二十五
年收馬援印綬三十
二年封太山明年崩

丙夜沉沉講未停故人重話舊時燈半篇說命良依
約舜典周官總未曾
經邦論道職何卑又是前朝貴解兒十亂五臣無愧
席三王四代是何時

光武在位三十年三公二十人
下獄殺之二歐陽歙戴涉
而殺之二王梁自殺一綠說策免六卿尚未來大臣
李通書郡朱浮畏禍而退者三鄧禹李通竇融北
也惡蔡羣孝先惟吳漢以功謹質不置三公宅保位
三十年用人如此何以為國所謂講論經恒者亦
嘗見虞夏商周有驟進驟退今年下獄明年自復
之人乎明帝號為好古不能改父之道遂使其後
三公無權政務官堅以亡其國然則建武未平之
際所講何經所論何道所未何年哉始已蓋以衰

亭金匱用賣餅兒王盛為四將天下所共笑也光
武初與又按赤伏符用王梁為大司空以讖文用
孫咸為大司馬群情不悅始以其漢易成後竟以
罪誅梁夫名應赤伏符而有可誅之罪則所謂劉
秀者何足道哉且人情所不悅
而與河圖洛書同室抑何悖也

金匱哀章正其哀又將符命議靈臺太山千古黃泉
隆底事參與愛上來封禪邪說之一其禍害獨甚近
屢數相尋蓋未之思深許懋之
論識善焉而未盡封禪所以告成功不祥莫大焉
治天下無止法數々業々無一日可已苟以成功自
居必務然自大宴安淫泆之心生而禍亂起矣秦
皇漢武東漢世祖唐太宗明皇宋真宗皆禍亂死亡
相隨無一人受封禪之福也易曰初登于天後入下
地其封禪之謂矣哉蓋器小慮淺無經遠之計者
之所為是乃禍亂之源非
徒無益而不必行之謂也

祭遵二首

東山紀律久無聞鉦鼓綫鳴王匪塵牧野再逢諸葛亮兩塔重見祭將軍

琤琤壹矢栁營春十萬貔貅不動塵世祖功臣三十六誰為帛袴布衣人遵鄰在行伍中亦雅歌投壺

明帝二首

後宮任姒古今希前殿弦歌鳳已知孔子孟軻真漢命不生建武承平時陰氏馬氏之賢太任太姒不過如是而已使得親帝舜文王之用當何如將光明二帝古今不明不能求賢共治天下有關雎葛覃之本而無麟趾騶虞之應也

盤木白狼紛貢毛龜茲侍子薦蒲萄滿朝虎拜南山壽縣一人能作族獒光明賢主也皆以志滿不能求年永平十七年公卿以遠

服集朝堂上章趙明年而崩年四十八豈烈于漢
乎使時有賢輔之陳州書作後漢燕逸史[illegible][illegible]
君之難則以明帝之賢當保洪業則不投[illegible][illegible]人
戊太丁之壽漢業未可量也章帝三十二孝和二十
七孝和不壽而漢遂衰豈非光
明不能持盈戒滿理勢之所致歟

桓榮

明帝天姿可禹湯周公不夢夢空王當年紫綬金章
客何德何功坐太常明帝師桓榮與成帝師張禹桓帝師周福何異

班超

三十六人撫西域六頭火炬走匈奴古今參合坡頭
骨盡是離披見鸛鳥兵不在衆寡得人而已班超廉范是也

賈逵

經術何曾得暫行漢家空有表章名石渠但把雷霆壓焉用低帷鑿壁生石渠白虎皆天子臨決豈一人之見独高於天下乎梁立賀以姦得任易得立於石渠左氏春秋用賈逵以漢為堯後得立於白虎柳何六經之不幸哉亂哉當時諸儒爭石渠不立詩礼傳上者社非漢家制度而詩者宣帝之所自專與

李膺范滂

鳳麟自古待明時蟣虱何堪論是非可是首陽可埋骨爭知人怨首陽希范滂曰死之日願埋骨於首陽山側不負夷齊

郭林宗

餞郭林宗數千兩哭陳太丘三萬人河上紛紛皆折角不知一一是黄巾黄瓊死赴者七千人郭林宗還太原送車數千兩范滂得解法

洛迎之者亦然陳太丘死海內赴弔者三萬人天子在上奸人盈朝而一介之士送迎喪弔車至數千兩三萬人此明主所惡況桓靈乎李膺范滂而不能下冠有元龍之悔郭林道陳太丘亦交之豈非以此也自居乎

盧柟

泓涵睟子許淵渟不見蛾眉只見經未似馬家親子姪終身不踏絳紗庭 馬融失身梁冀與殺李固糟粕緒論何足為鄭康成盧子幹之師哉趙岐融猶子婿疾融所為終身不登其門

皇甫嵩 二首

幾多孟德總欺孤底事山頭獨望夫不聽閻忠聽梁衍未應魏闕便當塗 閻忠之說即曹操之心也梁衍之言可以成功又不無理乃不

註所為萬世恨所謂匆人言夫子亦若也王弘朱嵩亦然

忠臣如夢復如癡不遣張溫獨失機為問義真何面目洛陽宮殿作灰飛中平二年孫堅勸張溫陳兵法斬董卓溫不忍於六年嵩從子鄭勸嵩討卓嵩不從

何進

龍驤虎步反狐疑辯事陳琳却似癡滅火不關千里草漢家社稷付屠兒進太后弟本屠家子張讓帝曾稱所謂一獄吏足者矣素忠紹勸之不決陳琳諫之不從張讓召天下兵以成董卓之禍紹討非是然言可謂明白而不能從變之小人踰閣貴北中宮亂也何太后以妬殺獻帝母王氏以辨貴之勢把傾置董太后董重於死進皆與馬妹為張讓子婦此舞陽君及弟苗皆以中官將造為之遊赦進兄弟妹妹識度如此其欲

幽宜史稱進新昔素敬操中官雖
刘景大名而內不能斷盡之矣
淵借弟三句千里草即董字火刘
也言威刘不關董卓咎在何進也

王允

事成一讓一矜功一吉分明對一凶青瑣門前招不
去祖期猶不負林宗王允始終皆可稱而獨以驕貽
士孫瑞無他節而独以不驕全
然允猶未忘李林諸賢之風亦可以為成
人矣允少時郭林宗見之曰王佐才也

蔡邕 三首

不際明時論石渠空將薄命仕鴻都天公似把詞人
戲父死然臍子墜胡
萬歲黃金欲散時柯亭風笛尚堪吹一時謀卓人無

數不遣中郎一箇知蔡邕為曹節所譖亡命江海十餘年矣董卓脅使從之拱而受命豈厭道藻而思苟得和前謀討卓者外戚閥東群雄內自荀爽楊彪黃琬王允以下士孫瑞張溫楊瓚周毖鄭泰何顒伍[illegible]伍瓊何[illegible]种輯等分曹異處不謀而[illegible]

百日慈明位上台三朝何言[illegible]金華卓徵荀爽[illegible]

盖也為諸公衮衮來原相將[illegible]

三日進拜司空自徵至九十[illegible]日[illegible]畏卓之威無敢不至然中潛構不行[illegible]甚見敬重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侍中尚書[illegible]王允以入直委蛇終謀漢室不得罪於後世蔡邕死不得所亦為諸人之[illegible]所惧耳

管寧

中州白日虎狼嗥越海鯨鯢更浪高化日尺書歸故

望依然迯豈不逃曹管幼安能終老遼東不以貞秋之命浮海而歸斯伯夷矣綱目書曰管寧卒于魏蓋不崙之辭也

華歆

括起黃金豈可疑斬關發壁復何為遼東不洗巢由耳痛切初年割席遲

邴原

無數潛龍不肯藏炎精展轉遂無光間關鯨海緣何事更問遼東作范滂管寧在遼東唯談經典不及世事公孫度安其賢原性剛在清議以格物度心不安之寧謂之曰潛龍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亦不復追

孔融

一身撑拄漢乾坤無那危時喜放言不受禰衡輕薄悞未容曹操駕金根曹操始畏融而終畏之以文下平生正義明道不患而㓂以詩操之必不殺也文舉不死操不遂肆矣文舉詩狎侮濟以禰衡輕薄相與為放浪之言陵蔑之詞在當時能全者少矣

左承祖

漢室猶餘北海城左生何懼便怔營至今魯國奇男子又得當年殺士名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使不與通承祖勸融自托強國融不聽而殺之漢末名士無所有而安得處者多矣劉表華歆左承祖之類是也

禰衡

銅雀羅紈浣汗青芳洲鼓史骨如生羯奴蹯落若冃月大雅那堪稱正平

劉虞 二首

曲蓋華旗起益荊幽州臣節獨分明漢家福分無周

旦天遣忠賢不習兵

漢家宗室劉馬虞表與備皆才最高虞心最正況虞辭帝玄德之心已不然矣使其習兵為賢羽翼斯漢之周公矣

疽潰中平甲子年蒲蠃黍椹亦蕭然幽州別是神仙土穀石人間三十錢

虞任幽州勸督農桑穀石三十錢

劉表 四首

豫州髀死旋生肌劉牧終身不暫騎景升父子皆豚

尺錯遺傍人笑二兒漢末諸公老死殺馬徒劉表自初平元年得荊州至建安十三年凡十九年地數千里人民數百萬使偉群雄相嗟宴坐清談劉備客荊州數年已有日月如流之悲表徒坐視天下之亂二十年不混戎馬以死曹操獨嘆其子之不才何也

賈詡北歸事曹操甘寧東去事孫權德公鹿門親採

藥諸葛隆中自種田表擁數千里之地文武智勇無一人可恃為腹心并瓜獨不才劉越與性急黃祖爾甘寧賈詡不得志和洽裴潜而退劉望以談見殺劉廙以兄見殺而奔龐德公諸葛亮司馬徽徐庶龐士元杜襲繁欽趙儼閒觀以居其地子琦知敬諸葛亮表乃不知有之然則所謂坐談者何說劉於三君八俊者何補耶

可笑群雄盡本初丁寧渾忘巢青書劉琦不作蒲城

太傅之荊州訪葛隆袁紹以懷妻之受賂晉獻之誠他譚尚兄弟相攻以亡劉表說

以貞表且作書與璽尚使用陸遜乃躬自滿之岩
琮立琮使不得國琮以荊州降操荀當登樓長嘯
問自全之計於諸葛亮乚教以重耳之事曹操來
將能合江夏之衆以從劉葛操敵將表之琦為荊州
刺史則琦之才未必皆脉大也使得代父有國操
勢未必尊事劉葛操時已盈使劉葛關羽得江陵
而泯之勝負
未可知矣
污口兼衡可繼斷玄武舟師旗幟明景升未死南人
看幅中重作子魚迎劉表以無能為四方群雄所窺
久矣曹操以袁氏未平畱待後
建安十四年春甘寧說孫權取劉表先取黃祖
權歎然納之後操遲平袁氏一年甘寧當以說權
兵至操之來表尚未死不
過如尊故迎孫策而已

袁紹 三首

弟北兄南競效尤鄴中半鄴半青州身分家裂無全

理終使遼東送二頭本初公各兄弟爭寵尚之父之教也比廢後妻愛長立幼出譚青州留尚於鄴以構其爭諸將推沮授田豐見事勢不能所用審配逢紀許攸郭圖高覽張郃辛評等各分黨與互相讒害審配譖授逢紀譖豐逢紀附尚辛評郭圖黨譚官渡相持配怒許攸譖諸張郃致卯奔曹兵遂大潰紹既敗死冀州無恙審逢辛郭勢譚尚而鬪之而袁氏亡矣

田豐襲許計非良沮授安民策最長已克百安牢按

甲足職曹操到分香曹操遂雄天下以破袁氏得冀州也前斗劉有究諫徐揚荒戎之餘四鄰互以自立甚難袁氏已克公孫瓚有尚青并冀士廣兵強爲曹深患尚能用沮授州豐持久之策任夫使能息民務農歷兵秣馬循重兵黎陽以臨許洛來堅去秋合從劉備與謂中諸將以若操操至點而動則擊其後此則困於應金本徒疲而不能肆矣奈何輕淺驕矜不用授豐良計而信郭審配小人急利之言以強盛可久之法州而進於根本未立之曹操名故亡而盛隊不州戾

戮詡可矣然操善臨机制変惟不动足以制之假紹得許而操不可擒事会之来安有常也

許中四面盡仇雖曹弱袁強正是愁一日四川郁本

予安閑猶遣定徐州紹從田豐襲許之計則刘備定徐且與袁氏共擒操矣官渡相持以寡弱之曹猶有餘暇破刘備而走不仁不知之人可與言哉不能者以幸用兵能者分數甚明於此可見

田疇

徐元宛似歷山中義氣人間窄不容不為犬羊殘士

類肯教曹操識盧龍田疇貨刘虞讐而不能討公孫瓚者力不敵不忍殘民也就曹而教之盧龍之徑者為本部雠盖復讐也固不受操之封者知其不臣也可謂仁人義士矣

臧洪

帝家安邑棘籬中賊靡奸渠四面雄漢士當時惟北海一朝青史見臧洪洪死時獻帝幸安邑君棘籬中

審配

謀袁大似為曹謀卻道辛毗破冀州五夜鄴溝深二丈袁公神武一時休審配以死守鄴城臨不撓而死可尚矣然不足以蓋其亡袁之罪矜勇貪功不度德相時破沮授之深謀勸紹擊曹阻以速其亡一也與郭圖共構沮授二也方危難時不分諸將和輯激怒許攸以潰其軍三也迷譚立尚使兄弟交鬪曹操坐有河北袁氏遂亡四也死不足塞矣

獨擁殘兵守鄴城佇需表尚去擒兄一時天地方翻覆安把人倫罪辨榮配守鄴兄子審榮開門納曹操兵遂陷

沮授

袁曹相與關王路四世三公恩海深當時惟有從事

是設對黃河歎此心但灵以來人心已去群雄競起可以義取天下然皆世食漢祿

凡七一人非漢不有非若沛公貞羽崛起於閭閻紹授之間也無可叛之理父沮授始勸袁紹迎天子將為曹操爭持為諸葛亮乎然紹始盡忠漢室挾天子以令諸侯拒文之事也勸人以拒文而異其不至於篡竊矣授既諫紹亦未忘漢然皆畏義不敢篡之言似存漢而實為紹也紹與曹操何異官渡之潰授被執不降操卒遇之復謀歸袁氏以死蓋不忘袁氏之分且謂操非我主也要之不擇所從然為荀彧而已豈能終不得罪於天地間哉

金禕

董承种輯丞為迂耿紀金禕計愈疎精衛有心安問

海壖娛方怨豈知車曹操知畧過人賢能為用北取冀幽并東有青徐兖西包秦宗

南侵荊吳人皆其人地皆其地董承种輯當曹與

弱未破袁紹之日猶藉劉備之雄傑倖萬一僉謀

取敗常見郤何哉承籍備於樽俎之間機絕陵

備於江山之外事每不成徒見大義之在天下耳

陳珪

元龍父子二人耳賢於曹公十萬師呂布就擒公路

死都在勤田新婦時勸呂布絕公路所孤袁呂也與揚奉韓暹書使反術孤術也

袁呂之敗珪父子功實多操特撫其末耳

陳宮

何物曹奴董太師原陵青草正萋萋一時翔集多知

處何限公臺不擇栖陳宮以曹殺士叛之是也然舍曹而奉呂布何人而宮奉之

使布以不道飛禍東上妨害賢能且復委心與之始終其智安在史稱其剛直壯烈其死拙亦惜之

蓋漢末尚氣之上而實迷謬非可取也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二十